汤和乍浦度地筑城的历史贡献

■乍浦历史文化研究会 陈正其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十九年（1386），由朱元璋命熟悉海防的大将汤和巡视乍浦后筑起了高二丈、周九里的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墙，乍浦成为江浙沿海修筑的59座卫城之一，成为平湖沿海的第一座由城墙保护的城镇。

一、乍浦古城墙内的古城格局基本不变

明代汤和乍浦度地筑城的城墙现在虽然几乎荡然无存，但在乍浦古城河西和南侧茂密的竹林里，还有三处总长约300米的古城墙遗址若隐若现，似在向世人显耀着那久远的历史。其中，西侧两段为土坯，总长约110米，高出周围地表约2米；南侧一段东西长200米，宽约15米，高出周围地面约4米。在古城南门顺泰弄，还有一段乍浦古城墙，因为岁月久远，加上周边已建起不少住房，这一处的古城墙几乎被人遗忘，但这确实是乍浦镇还留存下来的又一处古城墙遗址。在顺泰弄口还有一处较为明显、处于弄口一居民户屋边的古城墙瓮城一角，如今为平湖市级文保单位。

乍浦古城的古城墙没有了，但现在的乍浦古城的大格局基本没变，对比清光绪版《平湖县志》的乍浦古城图，乍浦古城现今城内街道、原满城位置、护城河、纵横交错的内河等布局基本一致，原有风貌得到较为完整保留，四座城门的位置往外凸出，西北、东南两座水门对应八卦中的乾位和巽位，目前这两处位置也得到保留。这些城墙以及护城河遗址等相关遗迹，就是延存至今的乍浦古城旧址。穿越岁月的长河，乍浦古城昔日之独特繁华，仿佛就在眼前……

当然，在城市改造中乍浦古镇新辟了井字型两横（雅山路、中山路）和两纵（天妃路、建港路）的城市道路，但古镇由南城门至北城门的南北中轴线（也称经线）没有变动，以东城门和西城门的纬线也保持原状，乍浦古城中轴线与纬线交合处的四牌楼十字街为中心形成的东、南、西、北四条主干道，通向四座城门也没有大的变化。乍浦西邻是宽阔的乍浦塘，东南西北四面环河的护城河继续保持原状，每天潮来潮往，古城平面仍然沿袭明代筑城时的正方形。现存乍浦城以护城河围护而成的面积仍为2380亩，周长4950米，与清代平湖县志记载的乍浦古城图内容基本吻合。在古城中心位置除了东、南、西、北四条主干大街外，城内市河格局除了半爿街一段市河填为陆地外，其他河段也基本保持原状，城内的西河下埭、刘家埭、仓浜、半爿街、顺泰弄、北河滩、南司弄、城隍弄、荷花池、坍石桥弄等十余条里弄和桥梁基本不变。过南护城河，还有碗爿弄、海盐弄、总管弄等三条弄堂，这些清末民国时期经过几次战火洗礼之后，随着海运发达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乍浦城外建筑，也是乍浦在明代筑城后不断自我完善的城外设施，成为乍浦古城在发展中向城外扩展的一部分。

尽管乍浦古城的不少建筑物随着年代的更替，有的消失，有的更新，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更新中建起了不少居民住宅小区、商业超市及公共文化设施，但现在乍浦古城范围内的南北大街及城南总管弄等附近还保存着清代和民国时期民居建筑共100多处。低矮的平房、石库门、二层小木楼、门面当街、木板门、闼子门、木质格子窗里的牡蛎壳、落地门窗，这些乍浦古城特色的民居至今依然可见。

乍浦城内保存最好的有南大街周宅、庾宅、北大街江宅，西大街徐宅、马宅、南司弄76号、半井街80号、顺泰弄44号等多处民居。这些传统民居均采用传统的砖、木作为主要建筑材料，体量较小的建筑大多为前店后屋或者一层作为店铺二层作为住宅的格局，梁架主要为穿斗式，用材细小。体量较大的建筑往往前后有好几进，带有天井，天井内用整齐的条石铺砌。四周有风火墙相围，形成对外封闭对内连通的布局；梁架结构方面，一进多采用穿斗式，后面几进房屋为抬梁式或者穿斗式和抬梁式结合。由于乍浦历史上曾作为木材的集散地，许多大户人家本身也从事木材生意，所以这些建筑用材也较为考究。

时迁岁久。乍浦筑城已过去了六百多年，当年汤和乍浦度地筑城，既巩固了国家的海上防御，又给乍浦带来了商贸发展、百姓安居的环境。如今，承载着乍浦城市历史信息的乍浦古城尤似一册无字史书，成为乍浦的无价宝。2004年，乍浦城墙遗址被列为平湖市文物保护点；2006年，在汤和乍浦度地筑城620周年之际，乍浦镇专门召开了纪念大会，并在乍浦镇的汤山公园入口处建起了汤和乍浦度地筑城塑像及乍浦古城石雕图；2008年，供奉明代开国名将、统军元帅、军事家汤和的乍浦城隍庙得于重建，表达了乍浦人民对汤和的敬仰；2020年，乍浦人民在古城墙遗址修起了城墙公园，并以此留住明代汤和乍浦度地筑城的那段历史。

二、乍浦城是明代海洋防御政策的产物

明代沿海设防先是为了防倭寇，后是防西方侵略者，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明代海防政策建立起来的海洋防御体系。

乍浦地处杭州湾北岸，滨海而踞，九山列峙，地势险要，为浙西门户，扼苏浙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重兵驻防，未敢少隙。早在唐会昌四年（844）设乍浦镇遏使，宋开禧元年（1205），乍浦唐家湾置水军，设统制，置乍浦守御千户所和海宁卫后所，沿海诸山冲要，建山寨14座、烽堠5座、设海汛11处、陆汛2处。德祐元年（1275），元军南下，乍浦水军拘福建船民，加强防务。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将董文炳率师抵乍浦，宋水军统制刘英率军降。

基于乍浦这样的海防要地和明以前历朝历代建设的军事设施，明洪武十九年（1386）汤和奉朱元璋之命在巡视浙江沿海各地时，乍浦成为当时汤和亲临巡视地之一，汤和在了解到浙北沿海包括乍浦人民屡遭倭寇侵扰，百姓难以安居乐业的疾苦声之后，感到有必要在浙北沿海的乍浦筑城以保护百姓安宁。汤和一行回京后，立即奏明皇上，要在浙江沿海各地包括乍浦在内筑城。汤和的奏本很快得到朱元璋的恩准，随后信国公汤和又亲历浙江沿海各地包括乍浦在内的筑城督查工作。

三、汤和乍浦度地筑城和清代城中建城

汤和乍浦度地筑城一开始是筑土城墙，根据筑城要求，需要大量土方，开挖护城河取土用于土城墙夯土，一举两得。乍浦护城河长度3000多米，土方量约有20多万方，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工程用工量折算，取20多万土方约需30多万工。乍浦卫城墙长度为4000多米，土方量约为30多万方，包括城基处理、泥石填夯、泥土堆筑、木板版筑、锤打夯实等，折算用工量估计要超过100多万工，再加上城内道路河渠、公署使司、军营仓廒及城楼城门等等的建造，粗略估计投工至少在200万工。这样大的工程用工量和城建材料及经费是如何解决的呢？当时没有留下历史的记录，只能去查找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去求证。

查有关资料表明，明代初期各府县的库存毕竟有限，所以在城建费用上，必须统筹安排，有所侧重。当时江浙沿海一带建城的重点就落在了海岸线上的卫所及巡检司城的建设上。为此，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时，就把经费倾斜在卫所城上，乍浦当时属海宁卫，按照经费倾斜在卫所城上的政策，这笔开支应该有海宁卫及巡检司城共同承担。有资料还说，为解决筑城劳动力，汤和在沿海筑城时“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按这个说法，59个卫所同时开工派丁壮35000人，平均每个卫所筑城的丁壮仅为六百余人。即使加上若干籍罪役夫，估计当时乍浦筑城的民工也就一千余人而已。排除因风霜雨雪、工伤病假的气候和人为情况，一千余民工一年的出工量为三十万工，这样一算，完成200万工的用工量，乍浦筑城应该要花十年左右时间。但史料记载“汤和在浙江沿海筑城59处，至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诸城终于筑成。”这就是说，从汤和于洪武十九年（1386）到浙江沿海巡视筑城，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浙江沿海59处城墙（肯定包括乍浦在内）终于筑成，其间不到三年时间，这个筑城速度如今也是个谜。而乍浦民间有传，当时乍浦筑城时，当地百姓听说汤和要在乍浦筑城，纷纷捐粮捐物，踊跃参与。当时皇帝的命令是“见石取石”，所以筑城时就把皇帝“见石取石”的命令镌刻在乍浦南城门，据说正是因为这条命令，凡乍浦老百姓家的石块，都用于筑城。乍浦一带青石较多，所以乍浦的城墙大都是用灰白略带微蓝色的叫做“青石”的条石构筑而成的，每块长约三尺，高一尺。这种“青石”如今在乍浦镇还能找到。从当时乍浦当地群众踊跃参与筑城的情况看，不到三年时间乍浦筑起了高二丈、周九里的四四方方的乍浦城墙是有可能的。

汤和乍浦度地筑城后，明廷不断加强乍浦的防御力量，一时驻防兵力有2000余名。先是设水乍浦水寨关，设把总3员，明代的把总相当于现在部队的连长。后又设有守御千户所，置正千户1员、副千户2员，明朝的千户所的千户官位是正五品官，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干部。可见，明代汤和乍浦度地筑城后，乍浦的军事机构逐渐提升，驻地官员有相当级别。

乍浦筑城后，乍浦城墙及城中防卫措施在随后的几年里得到不断完善，据史料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都指挥使谷祥拆张士诚所筑之崇德城（今桐乡市境内），移石修筑乍浦城。城中四牌楼稍北建有跨街之镇边楼，登高则诸岛在目（废圮年月无考），俗称为鼓楼头。正统八年（1443），因久雨城塌，集杭、嘉、湖三府兵民合作修葺，百日而成。建有城垛1701个，窝铺27个。景泰二年（1451），都指挥使王谦增设城楼4座。城楼是用硕大的城砖平砌而成，同样异常坚固。嘉靖三十三年（1554），知县刘存义增建敌楼10座，凸出城外，3面可施炮箭御敌。全城周9里13步，高2丈，宽1.5丈，有陆门4座，东门为“迎晖”、西门为“惹秀”、南门为“朝宗”，北门为“拱极”，各设瓮城。城外挖壕，周1630丈、深8尺、阔10丈，四门跨壕设吊桥4座。北城门西侧有水门1座。崇祯十一年（1638），县事李怀玉增筑南水门1座，同时开挖新河道70余丈，接通城内市河。

到了清代的清顺治十三年（1660），清廷在乍浦明代所筑之城中以篱笆为障筑起一座城中之城为满州城，满州城占地260亩，驻扎清水师营官兵2000余人及其家属，还有官马、兵马400多匹。乍浦的满州城从雍正七年（1729）至光绪八年（1882）6月的150多年时间里，先后有43任共39名水师营副都统（正二品）出任乍浦满州城最高武官，另有协领（正三品武官）82名，佐领（正四品武官）255名，防御（正五品武官）248名，骁骑校（正六品武官）344名，35任共34人为笔帖式（正六品至九品文官）。乍浦这样一个小镇的满州城历史之长，驻防八旗武官职位之高及人数之多，显然是比较罕见的，这也足以证明当年汤和度地筑城的战略意义，也说明乍浦在明清两朝中的战略地位之重要。乍浦明代汤和度地修筑的城墙和清代在乍浦城中修筑的满州城也由此成了沿海一座城中有城的独特古城。

四、乍浦筑城在防御外来侵略中的作用

乍浦筑城后的几百年中，由于沿海防御力量的加强，在防御外来入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乍浦城南濒杭州湾，北有护城河与乍浦塘相连，水路直达太湖流域周围各地，城内有土墙围绕，城外有河阻隔，东、西、南、北四门都有吊桥，城门一关，吊桥一收，城内城外顿时隔断。

明朝建立之初，东南海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多事之秋，倭寇对东南沿海频频进行骚扰，乍浦滨海，地处要冲。据有关史料记载，明代永乐十四年（1416），倭寇窜犯乍浦。由于乍浦筑有高大的城墙，倭寇屡屡来犯难于进乍浦城，只能在乍浦城外骚扰百姓，据史料记载，从永乐十四年（1416），到嘉靖三年（1524），倭寇窜犯乍浦近百次，企图攻入乍浦城中但都没有成功。但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五月九日，倭寇趁大雨偷袭乍浦城，守军一时疏忽，倭寇四面登上乍浦城墙而进入乍浦城，大肆屠戮淫掠，守城军士展开巷战，千户王镗父子力竭被执，骂贼遭杀，指挥陈善道、百户陈绶、冠带总旗张儒等皆死。是年，倭寇又3次犯乍浦。乍浦守军从乍浦城出击，再次成功驱赶攻城倭寇。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二十七日，徐海、陈东纠集倭寇2万之多攻乍浦，拆城外民舍搭台，高于乍浦城墙，积薪台上，覆以青麦，顺风烟熏守城兵，声息甚急，乍浦守军兵备副使刘焘发动全城男女运石击倭，贼不敢近。四月三日，提督阮鹗率援兵至，初七日围解，刘焘率兵尾追，斩贼百三十人。六月，倭首徐海、陈东、麻叶率众屯兵乍浦城南，假意接受招抚，实则暗中修造船舶，欲待机出海逃逸。浙江总督胡宗宪统率大军，坐镇平湖城，以反间连环计，分化倭贼。二十九日，各路兵一齐进兵乍浦，直捣倭营，俘杀倭众2000余名。

从这些历史记载的倭寇不断攻打乍浦城来看，汤和乍浦度地筑城对于当地驻军以乍浦城为基地开展抗倭斗争，保护乍浦百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到了清道光年间，处于冷热兵器交替时代的那场鸦片战争抗英乍浦保卫战中，满汉军民虽然继续以乍浦城为防守阵地与英军侵略者进行殊死决战，但英国侵略者凭借其先进的武器，最终还是攻进了固若金汤的乍浦城。满汉军民在明代汤和度地修筑的乍浦古城浴血奋战，为乍浦古城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

五、乍浦筑城带动了乍浦经济贸易发展

汤和乍浦度地筑城也带动了地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据《乍浦备志》记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乍浦“绾海而栖者数千家”，“商贾云集，人烟辐辏，遂为海滨重镇”，商业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六万余人。城内街道纵横交错，车水马龙，集市日益繁荣，通商、通航，对外贸易远近闻名，成了东南沿海的重镇。

乍浦，历史上一直被称为东南门户独特的海运口岸，杭州湾北岸重要的贸易商埠，自南宋乍浦开港并设乍浦市舶所，管理对外贸易开始，经元代设海口，接待外国船舶。明代乍浦筑城后，商贸和文化发展更为显著，郑和三使东洋日本、七下西洋各国后，其部下和他们的子孙们有不少来到乍浦城定居，或出任海防要职，如乍浦所百户齐斌、陶九、沈瘦几等。他们都曾随郑和飘洋过海，到过西洋多国，熟悉海外情况，回国后被派驻乍浦守卫海防，不但促进了明代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而且为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作了贡献。到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乍浦已设下关（市舶机构）通日本、琉球、安南、暹罗、吕宋、爪哇等国。加上航海世家的复苏，大批海商又在乍浦涌现，有的商人不但航海多国，而且还与海外一些国家的国王、大臣结为朋友，在贸易上享受“最惠国”的待遇。长年累月下来，到明末清初，乍浦港的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十分繁盛。乍浦形成了陈氏、谢氏、林氏等家族，都为亲邻相携、患难与共的海外贸易集团。他们子承父业，从事海外贸易，如与乍浦陈氏集团有亲戚关系的谢三定一家，商海外暹罗、广口诸国，以智略为其王、大臣所重，与为布衣交。至于林氏集团，东陈后裔、嘉庆时诸生陈汝师说，“他的妻祖父（林氏）挟重资商西南洋诸国，归泊宁波，乐其风土。”

特别是到了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乍浦逐渐成为对日贸易的中心地，据《乍浦志》载“贾胡囊载而至，南关外灯火喧阗，几虞人满”“自南城门而南，过吊桥直到海塘口子，两旁皆市肆，又南街西为海塘街，东亦率皆市肆。”据史书记载，当时浙海关初设时，所定的每年税额白银为32000两，而乍浦就独占了13000两，约占浙海关所属其他口岸收入总和的五分之二。至康熙六十年（1721），乍浦每年的关税收入达到白银23000两，乾隆初年又激增到白银39000余两。由此可见，乍浦筑城后的经济商贸繁荣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乍浦因筑城而兴旺对整个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作出巨大贡献。

而每逢鱼汛，乍浦古城外的海塘边帆樯林立，汛期进出渔船千余艘。还有大批杂货过塘，在乍浦古城外的海塘街、上新街、下新街、萧（小的谐音）山街、南北河滩等处，一度竞相开设规模不等的过塘行百余家，旧时的过塘行主要是起到票据交换，货物中转的作用，相当于现代“中转站”。当时这些过塘行乃至有“一人一桌”的挂牌经营者，经营品种主要有棉、麻、桐油、柏油、茶、耕牛、水果、海鲜货、盐。出港的有大米、日用品、药品等。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乍浦镇尚有过塘行57家。

乍浦筑城后，牛桥、陈山一带等地的居民纷纷迁入城内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生活。乍浦城市的商业逐渐形式规模。乍浦城内的百姓沿着古城四条主干道和弄堂开设店铺、作坊，修建宅院。如“四牌楼”位于乍浦古镇南大街与北大街交汇处，旧时四周店铺林立，附近有肉店、鱼店、茶叶店、面店、烟纸店、药材店、灯笼店、竹器店、裁缝店、酱油店、豆腐店、南货店、染坊、羊肉店、书场、茶店、剃头店、铁店、扫帚店等。其中较为有名的有陶祥顺肉庄、茂昌南货店、潘昌盛烟杂店、一乐园茶馆店、泰昌酒店等老字号店家。还有不少做小本生意的商人也聚集在“四牌楼”及十字街两边摆粽子摊、馄饨摊等等。在很长时间里，“四牌楼”一直是乍浦镇商业最热闹的地方。

六、乍浦筑城活跃了乍浦内外文化交流

在乍浦古镇的商贸活动中，乍浦不少学者、名人也纷纷来到这里，与海外开展文化交流。一度时间乍浦对外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当时乍浦城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有不少学者、名人参与访书、淘书的书市。据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大庭脩先生在《江户时代唐船舶载书籍之研究》一书的统计，从公元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至公元1855年（咸丰五年），由乍浦运往长崎的汉籍达6118种，总计57240余册。当时从乍浦驶往日本长崎港的商船，差不多均载有书籍，有时一艘中国商船就装载着上百种书籍，总数达几百部之多，其中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大量的法律、地方志、医学、科学技术、音乐、佛经、碑帖和笔记小说等各方面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实用书籍、地方志、通俗小说和所谓“警世书籍”等，日本的进口量，大大超越了前代。为了满足日本各阶层对中国文献典籍的要求，当时中国出版的书籍，十分之七、八以上通过乍浦传到了日本。有时一部中国新书刚刚问世，往往不出几年，甚至几个月就会被乍浦的船商贩运到日本，并且很快被日本人用训点、翻刻、摘抄等方式使其广为流传。特别是在嘉庆、道光年间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乍浦集咏》公元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出版，当年就被乍浦文化人贩运到长崎，《春草堂丛书》公元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出版，次年就被乍浦文化人贩运到长崎；《乡党正义》公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公元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被乍浦文化人运到日本；《临正经验方》公元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出版，当年便被乍浦文化人运至日本。仅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编著的《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一书统计，自1637至1833年间，仅从乍浦运往日本的各种绘画就有62586幅，各种毛笔235198支，墨5792箱（另有435块，2530斤），纸张202988连（另有11980张，60625册），书籍742箱（另有15129册，若干组）。这就是说，当时中国每有新书问世，乍浦很快就会有不少学者、名人通过访书、淘书，把书籍贩运到日本。曹雪芹的《红楼梦》从乍浦走向世界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230年前的1793年11月23日，南京王开泰属下的“寅贰号船”，从乍浦启航。这次航行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的记载，因为“寅贰号船”载着《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于农历十一月初六（1793年12月9日）抵达日本长崎，乍浦也就成了《红楼梦》走向世界的起点。

乍浦古城由于其山、海、城、江南水乡于一体的特殊环境，不少学者、名人纷纷来到这里游览风景，开展文化交流。如浙江嘉兴市秀水的清代诗人、词人、学者、藏书家朱彝尊，清代成为“帝师”的高士奇，杭州籍的清代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藏书家杭世骏，浙江巡抚阮元，清代学者石韫玉，嘉兴海防同知何太青，惠州知府吴骞以，清代杰出诗人、诗论家、著名书画家、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吏部郎中的张问陶，清代杰出的朴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和大书法家许瀚，浙江海宁的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家李善兰，清末浙江柳市籍学者林大椿，以及乍浦文化名人宋景濂等都曾先后在乍浦城逗留探奇。并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许多涉及到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人与事。如，嘉兴海防同知何太青在《乍浦杂咏》中说：“东吴门户浙（浙）咽喉，郡佐嘉禾第一州。万国帆樯归雾岛，九峰巉巢压洪流。楼船惟赖将军在，瀛海今看太乙浮”；“海不扬波俗不浇，迎龙桥接凤凰桥。东洋雕漆罗番市，南浦明珠烛绛霄，异域车书通日本，遐方琛赆驾秋潮。鲛绡莫向潜渊织，已见珍奇却圣朝”；清末浙江柳市籍学者林大椿在《为杨西亭（嗣雄）写东海归飄图系之以诗》中也有这样的诗句：“海外长留五载余，飄（帆）回雪浪慰离居。相逢漫问归装物，可有新来日本书”。从这些诗词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些学者、名人都是乍浦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明崇祯六年（1633）中举的李天植，每岁七月十二会，与会名士觞咏其间。明代朱端、曾和画乃超绝，为浙派名家，正德间召入内廷，以画士值仁智殿，朱端授指挥职；故宫博物院藏有朱端的“竹石图”“烟江晚眺图”“寻梅图”等，并有影本。清代更是人才辈出，周保极性嗜酒，好诙谐，工指头画，独作山水、花鸟，尤精于蟹；沈鹤怀写烟雨之景，其水墨云龙尤为精绝；戴陛遍历齐、鲁、燕、秦、晋、楚、巴蜀数十载，以卖画自给，馀则施舍贫者，其画山水，至老益雄壮；吴丽生（鞠隐）喜书画，工治印，画猫尽得其妙。倪端、朱九先、周宏起、时圣传、宋咸、陆锡礼、李钦明等长经史，擅诗文，皆一时之俊彦，书画诗文，著述宏富。嘉庆间，黄山钱洪邀组“率真会”，暇则与亲友辈觞咏其中，拈韵分题，各标新意。理衙弄刘潮“卷勺园”，有三吴名士作诗著文数百人，名媛方外，亦留题其上，久之，辑成三卷，可谓盛事。更有远近游乍者，浏览山川之胜，率多题咏，道光年间，乍浦诗人沈筠殚心竭力，一一采辑，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刊的《乍浦集咏》，有一十六卷之富，得五百余家之众，地极十有八省之广。其时乍浦，文化氛围之盛，冠绝一时，乃至理发师傅陈愚泉、阮秋山，豆腐师傅郁秋堂，卖饼之张淡玉，卖菜的张玉崖，门隶张野楼，狱卒朱愚谷，帮人管理盐务的汤绣谷等屠沽栉匠皆卓然名家。藏书名家更不乏其人，钱洪在黄山之麓建名园“爱存庐”，筑藏书之楼，读书之室，藏书数万卷。韩维镛博学好古，精于鉴赏，筑“金鳌山房”以藏书，时人比秀水之项氏“天籁阁”。尚有沈、盛、廖、刘、张诸氏藏书颇丰。光绪二十五年，乍浦“刘翰墨斋”刻印《潜园诗存》。画家朱嘉（文候），擅长走兽，尤致力于虎、狮、猴、鹿，见有《松虎图》《熊猫图》《双虎图》《狮图》等都成为传世之作。他们的作品不少至今仍被日本、美国等地博物馆收藏。

七、汤和成为乍浦人心中永远的保护神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汤和病逝后，乍浦乡民为了纪念汤和大将的筑城功绩，在乍浦建庙塑像，奉祀汤和为乍浦城隍的永镇城隍之神，乍浦城隍庙所在地的弄堂也成为城隍弄。

据2010年出版的《乍浦镇志记》记载：“乍浦城隍庙，位于长生桥齐王庙西侧，为彰明信国公汤和度地筑乍浦城之功绩，死后，册封为乍浦永镇城隍。”就是说，乍浦为汤和立庙祭祀，是因为汤和到乍浦度地筑城后，使得乍浦沿海民众迁移进城不受倭害，汤和保护了乍浦百姓，在乍浦人心中汤和是乍浦人民的保护神。所以乍浦人民为表达对汤和的思念之情，就在乍浦建城隍庙纪念汤和。从这一点来说，乍浦城隍庙其实也可以说是乍浦的汤和纪念馆。

历史上的乍浦城隍庙是怎样一个规模没有文字记载留下来，但据上了年岁的乍浦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说法，六百多年前最早供奉汤和之神的乍浦城隍庙规模并不大，而在明、清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乍浦的城隍庙屡经改建，规制恢宏。清道光六年（1826）邹璟纂就的《乍浦备志》卷二十记载的重修城隍庙碑记中，在对乍浦城隍庙的变迁历史和对汤和筑城历史功绩颂扬的同时，提到嘉庆十九年（1814）重修城隍庙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嘉庆十九年，里中绅士复葺而新之，增閎饰墉，丹碧照耀，庭阶堂寝，神仪列从，罔不辉焕，视旧制更崇且丽，祀神之礼斯为大备矣。……经商士著之民咸相率辅助，监生刘潮、敖煜、路守管、徐光焕等实司其事。计土木工匠之费银三千六百八十四两有奇。于仲春二月经始，至六月落成。”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嘉庆十九年（1814）重修城隍庙时有许多地方上的经商士著之民捐款相助，城隍庙也相当有规模的，增开了庙门，粉饰了高墙，庙堂神像列从有序排列，罔不辉焕，视旧制更崇且丽，祀神之礼斯为大备矣。当时所花的土木工匠费用一项就有白银三千六百八十四两之多。而清代一名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也只有40至50两白银，而当时乍浦城隍庙在重修时所花的土木工匠费用一项有白银三千六百八十四两之多，可见当时乍浦城隍庙重修的规模之大。

乍浦城隍庙在历经600多年的屡经改建，一度规制恢宏。解放后乍浦城隍庙曾改建为粮仓。20世纪末乍浦城隍庙被拆废。2008年，随着乍浦古城古迹保护和旧城改造提质，乍浦城隍庙得以重建，如今，每逢农历初一月半，乍浦的老人还会到城隍庙祭拜汤和、祈求平安，以表达乍浦人民对乍浦古城缔造者汤和的敬仰。